

An aerial night photograph of a city, likely Beijing, showing a wide river with a large bridge, illuminated buildings, and streetlights. The image is in black and white with a high-contrast, grainy texture.

財閥思想

刘燕荪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财 阔 恩 怨

刘燕荪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财阀恩怨

刘燕荪 著

* * *

责任编辑：邵凤初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和平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 32开本 12印张 260千字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16.00元

ISBN 7-5048-2713-4/I·365



作者简介

刘燕荪，原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储蓄部总经理，高级经济师，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并撰有多部文学著作。主要有：小说《兴文乡疫政即景》（获1946年茅盾文艺奖金征文第一名）。1945年发表评论《反思鲁迅》、《略论大国之风种种》。曾走访过美国、日本、法国、瑞士等国家，著作曾送香港参加书展。

1941年的春天，抗日战火燃烧的年代，重庆成丰银行总经理李达成正在大宴宾客。

银行本来拥有巨资，并且吸收民间大量资金，融通市场，历来受到社会的重视，企业的欢迎。自从抗战爆发，内地兴起了不少银行，沿海的大银行也纷迁内地，所以，一时间银行家成为社会的精华，几家大银行的老板，更是富可敌国，权倾上下，俨然是天之骄子，举重若轻的一代财阀。

李达成在军界、政界、商界互通声气，樽酒联欢，是件常事。今天他请来的客人，既有国民政府的政客，军政部、财政部的要人，又有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的总经理，还有国民党的党棍，和名为教授的中统特务。最重要的一位客人是新通银行的董事长王仲远，是李达成在生意场中既可作为联手，又可作为竞争对象的潜在敌人。今天，他要在神仙洞的李公馆里和王仲远谈判一件大事。

神仙洞是重庆有名的住宅区，它的名字来历，已经湮没不可考。这个地方整日“山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即使到了“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的下半夜，也仍然是个神仙般的洞天福地。

神仙洞李宅是颇有点声誉的成丰银行总经理李达成的公馆。原来是旧军阀陈士衡的府第，后来他驻节内地，不大来了，宅子就送给了曾当过他的僚属，弃官从商的李达成。

尽管是战争年代的1941年，李公馆仍然是应有尽有。这

所花园洋房楼下三大间，中间是大客厅，左右两边是小客厅。在大客厅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有趣的争论。

“目前的形势是微妙的，你不要看蒋公高唱抗战，他是在做两面文章。”说这话的是挂名大学教授，现在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兼着差事——这是他的真正职业的文森。他个子不高，黑黢黢的脸，极不像个文人。他官场得意，能够经常出入国民党内官僚的政学系、军人的黄埔系、孙科的太子系、宋美龄的夫人系、二陈的CC系等等权贵要人的府第。这时，他坐在大餐桌旁边，同簇拥着的四五个人在争议。

客厅里吊着奶油色的大吊灯，大餐桌上摆的是金灿灿的烟具，水晶刻花的透明杯盘，紫色玛瑙的果盘。地板是淡褐色的桃花心木，两壁是英国式的一抹花色的护壁。十分富丽堂皇。

王明康却皱着眉头，他听得很不耐烦。他是个矮胖子。一脸酒疤。黄埔军官学校出身，半生行伍，从不在稠人广众之间议论自己的校长蒋介石。他说：

“委座治国安民，当然不是我们所能想到的。只要委座一声号令，区区共产党何愁不能消灭！”

“不然，”文森诡秘地一笑，向周围得意地一瞥，“你们不懂政治，我们道藩先生”他指的是张道藩，“常告诉我们共产党肘腋之患，岂能养痍贻溃，委座不为断然之举，是因为英美对日本人心存观望，他们难和德国抗衡，但仍想引导祸水东流。流向共产党的老祖宗俄国。只要和德国分享欧洲，和日本达成妥协，那就可以共同来削弱和制服俄国，何愁中国共产党不能剿灭！蒋公审时度势，真是雄才大略……”话还未讲完，被刚进来的张敬宗打断了。

张敬宗和主人李达成有一点亲戚关系。加上他自恃不凡，主雅客来勤，常到李府走动。李公馆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位不问政治的表少爷。他在中国农业银行当一个中层职员。

当下，张敬宗朝文森一乐：“文教授，今天外面已经传扬开了周恩来亲自出售《新华日报》，皖南事变的消息震惊中外，当局又何以善后？”

“对了，文森，这件事如何收拾呢？”

主人李达成也提出了问题，他斜靠在沙发上，用手指弹了弹雪茄烟灰。他有五十岁了，高高的个子，威严的眼睛，精明过人。虽然弃官从商，但他是仕途经济过来的人，对政治是十分敏感的。

“我们早已做好准备，胡宗南是伺机而动。”

“你这消息可靠吗？”几张嘴异口同声地向文森询问。

他略微挺身，矜持地说：“这个消息是听来的，但做这样的决断，必然出自极峰。”文森暗指蒋介石。

大家瞠目相视。这时，穿着白上衣的仆人来请他们到大餐厅去用饭。李达成微微一笑，向仆人问道：“王董事长和杨总秘书还在西客厅吗？”

新通银行董事长王仲远和一般资本家不同，他是打着“学人”的招牌办银行的。从1924年起，他办了一家破旧的小银行。几经周折，筚路蓝缕，居然几年便与大银行并驾齐驱。内行人都说他的成功不但要归功于他的手腕灵活，而且也要归功于他的目光敏锐，具有世界眼光。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前，江浙财阀眼看蒋介石羽毛渐丰，已经通过上海虞洽卿的买办势力把蒋石介拉入英美的怀抱。他们给钱和军火，支持了他的血腥镇压。蒋介石上了台，江浙系银行和

钱庄扶摇直上，以后，英、美和日本在华的侵略势力常有矛盾，他们以英、美势力为后盾，充当了国民党政权中和英、美打交道的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成为孤岛，他们对于日本也频送秋波，因此江浙财商在上海、东南沿海经营的工厂、商店、房地产仍然盛极一时。而在内地，他们又囊括了重庆、成都、昆明等大城市的工商、金融市场。王仲远就是江浙财阀里头一个有心计、有魄力的人物。

他从美国留学回来，精通斯密斯、李嘉图、凯恩斯正统经济学说，也熟谙欧战以后，美国胡佛、杨格之类适应世界经济的政策。他为人不俗，身材丰满，金边眼镜后面有种逼人的光芒，说起话来稳重果断。他说的官话娓娓动听，说起英语来，流流畅达，很有些学人的风度。

王仲远正和新通银行的总秘书杨仲安密谈。却不想房门开处，文森和王明康，还有军政部的袁崇九，财政部的曾华甫，经济部的赵尔岳，中央银行的李体乾，中国农民银行的秦大任，簇拥着主人李达成进来了。前面给他们开路的是交际花胡曼曼，电影明星李丽。她们两人都是浓妆艳抹。交际花胡曼曼穿的是湘妃色的软绣旗袍，长身玉立。李丽穿了西式薄花呢长裤，上面是浅色织锦缎短袄，越发显得娇小玲珑，体态轻盈。她们二人被推在前面，咯咯地笑个不停。

主人请客人入座，今天李达成一人主持宴会，他的大太太回成都归宁去了。姨太太是出名的美人儿，不久前和成丰银行的副经理项子才结伴去香港游玩去了。所以由李达成一人招呼。这顿酒席是请了重庆有名的白玫瑰餐厅厨师来做的。他的出名的杰作是肝膏，细腻柔嫩，清香爽口；奶汤鱼肚，丰腴浓郁；最拿手的是全翅，丝丝滑脆，清醇隽永。仆人川流

不息地上菜、斟酒。

王明康酒入欢肠，敞开了衣襟，他问军政部的袁崇九：

“听说部长在国民参政会上要揭共产党的问题？”

袁崇九回答他：“参政会是说不出什么名堂来的，重庆是首都、畿辅所在，共产党极易闹事，你们警备司令部也要加强弹压才行。”

文森接过在大客厅时未了的谈话：

“问题在于我们和日本打了四年仗，看来这个仗再也不能打下去了，你们都是干军队的，一场沙蟹（这是一种赌博，英文译名意为亮出牌来。），半年军饷，一声炮响，呼爹唤娘，这种仗能打下去吗？”他把脸转向王明康。

王明康涨红了脸：“我们后方的卫戍部队可从来不克扣军饷的。”

大家不觉哄笑了起来。

李丽机灵地一笑：“别谈这些了，袁参谋你过来一点，我告诉你。”袁参谋挪动了一下座位，闻到了一股荡人的幽香。她附在袁崇九的耳边说了什么，只见袁崇九惊异地看了看李达成。

“老项和她早就不正经了。”袁崇九听见了李达成姨太太的艳史，不敢出一声。

桌子那一边的胡曼曼看不惯他们的亲昵，撇了撇嘴，问曾华甫这两天美钞行情怎么样。财政部的曾华甫是孔门的嫡系，现兼着孔家一家运输公司的总经理。曾华甫告诉了她行情，她就便又托他从香港带进一批小五金，曾华甫满口答应。胡曼曼远远地朝李丽挤了挤眼。

酒阑人散，三五一群地分别散坐，仆役送上来的又是抗

战期间禁止售卖的奢侈品——S. W 牌的咖啡，浓重的香味飘浮在大厅里。

王明康斜坐在沙发上，叼着烟斗，他靠在胡曼曼的身旁，却悄悄地用左手去揽胡曼曼的腰肢，胡曼曼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王明康乐得直打哈哈。

张敬宗鄙夷地斜过身子，凑到另一张桌子，文森他们正在谈论胡适在美国的轶事。

“胡博士那天去会晤国务卿赫脱，不想在门口正巧碰上了日本大使，据说胡博士仍然深深地鞠了一躬，倒弄得日本人有些不知所措呢。”

杨仲安不觉插话说道：“其实，胡博士也有他的道理。我们王仲远董事长就常和我们说起，胡博士做大使是最有心胸的一个，他不跟着现在的政策转。适之先生说过，日本是我们的敌人，但不能是永远的敌人。”

文森眯着眼品味：“有道理，仲安兄有见解。他在美国不知对国内提了什么意见？”

“一般地说，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参加到政府中去，去改变和影响政局，他深深地懂得中国需要自由主义，美国也在鼓励这个进程。”

很不耐烦的文森摇着头：“唉，什么自由主义，国民政府就是自由政治，说穿了，一批知识分子嚷着要改良政治，开放政权，还不是想捞个官做做。”

杨仲安皱皱眉头，原想说什么，但他是在人家家里做客，不便深说。却不想有人插嘴：

“胡博士雍容揖让，这个雅量难以企及的，但是毕竟不如语堂公的名至实归。”

“为什么？”张敬宗大感兴趣，不觉提出问题。

“哼，听说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卖了几十万美金，已经长期在美作寓公了。”

张敬宗又羨又妒地舐了一下厚厚的嘴唇，慢慢踱了开去。走到李丽座前。李丽晚妆甫卸，长发蓬蓬松松地绾了起来，淡淡敷了点脂粉，愈显得明眸皓齿，楚楚动人。周围几个人神魂颠倒地听她谈着山城的戏剧。

“我们就是和人家比不过，他们什么左翼哪，什么抗日救国哪，尽管他们演出不多，观众就是爱看他们的戏。我们演出的是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春天》、《莎乐美》，艺术多么高尚，可是，唉，”她叹息一阵，“还不是小猫三只四只。”她打起了上海白，惹得众人哈哈大笑。她一眼瞥见了张敬宗，伸过手去说道：“密斯脱张，你也是个诗人，你不感觉人们太庸俗吗？”

张敬宗庄重地作色：“李小姐，现在好像是战神亚力斯的时代，不是艺术之神缪斯的时代，你说是吗？不过，你的美丽，你的艺术，已经倾倒了众生，不管你演出不演出，”他看到迎面走来的李达成，嘻嘻一笑：“缪斯得有财神护驾，李大明星不也有李老总保镖吗？”

“你胡说！”李丽娇嗔，向张敬宗抡起了粉红饱满的小拳头。

张敬宗装作害怕，转到了客厅的东边。

王仲远是这一边的主角。看来他们几个财政部、经济部、中央银行的要员，刚才已经谈过了一些严重的问题。王仲远喷着雪茄烟，含蓄地说道：“现在的形势，不外是英、美在搞远东和平，想把战火压下来。所以去年才发生了滇越路停运，

停止香港运输线，可是日本并不满意，它要的是全面禁运。今年英美恢复了滇缅路运输和香港的交通，美国由联邦贷款署署长杰西·琼斯给了我国 2500 万美元贷款。也是对日本施加压力，逼日本和我国和谈。蒋公岂不知道这是远东合作千载一时的良机，所以，远东和议一成，就能诱使德国出兵俄国，天下大势就要变了。”

中央银行的李体乾笑着向王仲远说：

“仲翁，你们在上海还有那么大的力量，只要和下来，你们又成了英美在华的大代理商了，仲翁，长袖善舞啊，哈哈。”

李达成从那边也翘了过来，插嘴道：

“政府的国家银行亦官亦商，宁渝合流，那就不是半壁河山的小局面了。”他今天是主人，招待着重庆的上流人物，有好多话不便说尽。只好淡淡地接着说：“苦就苦在我们内地商人，资力有限，但求能为地方造福，”看着财政部的曾华甫，经济部的赵尔岳言在意外，“还得你们多支持啊。”

中国农民银行的秦大任看他们唇枪舌剑，好不热闹，忍不住参加进来，他说：“达公是地方实力派嘛。”

李达成叹了口气：“这两年桐油、猪鬃哪一样都是复兴公司垄断市场，我们的实力也有限哪。”原来战后国民政府设置了复兴公司专门经营出口猪鬃、桐油。私人办的民间企业都得转给复兴公司，生意越做越亏本。李达成觉得好像湿手捏了干面粉。

王仲远淡淡地插话：

“中、中、交、农四家银行都是国家经办，我们能比得过他们吗？现在又是战时经济，通货膨胀，税收又重，利润又薄，所幸我们信用尚孚，英美友人不弃，还有些联系，否则

我们那些企业也不好维持呢。”王仲远毕竟工于心计，这一番话委婉自如地表示了自己的苦衷，又拉出了英美关系，骨子里是在示威。李体乾、曾华甫都是聪明人，当然懂得弦外之音，只好干笑一阵。

客厅的西边，王明康和文森小声谈话。

“有个《商业日报》是什么背景？”文森问王明康。

王明康只知道《商业日报》是商业公会的报纸，主要发表商业行情，他摇摇头：“好像没有什么背景。”

“我看你有点昏愤，你呀，成天打麻将，吃狗肉，搂女人，你是糊涂到家了。”文森从自己的皮包里找出几张最近的《商业日报》给他看。

王明康随手一翻，副刊上有些题目就使他胆战心惊，《可怜的童工》、《读“悲惨世界”》简直公然攻击现状，《豪门世家见闻录》显然有些味道不正，更严重的是有些话分明有意影射。王明康有些悲哀了，自己稽查处的特工真是饭桶，眼皮底下的事都发现不了。王明康不觉叹息：“报上还真有点问题，你看，”他指着一小道消息，“什么是政府草菅人命”，他把草菅人命念成了草管人命，“再看这段，什么县议员滥竿充数。”他把滥竿充数又念错了。文森暗笑，这真是个不学无术的草包。

还是文森打了圆场：

“算了吧，武将毕竟不如文官，这种事还是我们来办吧。”

文森透给他这消息，是暗示他不要再插一脚了，他是CC，中统的人，王明康是军统的，两家早已不和。如果军统插手肥肉就会被人叼走，所以他先发制人，这一招他算取胜了，黑黢黢的脸上透出了一丝喜悦。这些客人前前后后陆续散去。李

达成还留下王仲远商议了一阵。

王仲远、李达成，他们和蒋宋孔陈的国家行局是有矛盾的，他们和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是有矛盾的。在战前，几家江南的大银行就曾有过一段合作起来共同对抗国民党力图拉拢外国资本压制国内资本的事情。

1933年永利公司要办一个硫酸铔厂。永利公司的范旭东原来打算和政府的工商部、中国银行合作。但是国民党政府却想让英国著名的卜内门碱厂来经营。永利厂要求这几家银行和中国银行共同投资，希望金城银行的资本家向中国银行和工商部亲自写信表示支持和答应投资，中国银行就可能响应，投资有了确定的资金来源，就可以抵制卜内门碱厂插手。范旭东在信上说：“兄（指金城银行资本家）能具体主张，彼（指中国银行）必响应。此事关系国计民生至切，深盼莫稍存客气，为着一些客气而牺牲国事，实太不值。”后来，国民政府仍然与卜内门联系，并订了草约。上海的银行资本家看到了这份草约，深感草约丧权辱国，不止一次地向有关部门申明：商办硫酸铔厂本欲减低价格，而合同中反欲增高，一切管理上之权限，均归英、德两国，出货后又需由彼经销而得百分之五之佣金。如此办法，实不啻将市场出售与英、德二国。结果总算工商部同意由永利公司筹款自办，永利即向金城、上海等家银行借了款把硫酸铔厂办了起来。这件事情很能说明中国一些产业资本家和银行资本家是有些爱国的思想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江南的几家银行与川帮银行共同支持民生轮船公司发行公司债的事情。1935年四川遭灾，货运减少，民生公司的职工工资却不能照发，而英商怡和太古两公

司又乘机排挤，降低运费，民生公司感到难于支持，后来由这几家银行先后为民生公司代募公司债一百万元，才算解决了危机。抗战后还贷款给公司买了一大批柴油，维持了船运，这也算是沿海和内地大银行合作支持民族资本的一件好事。至于抗战军兴，资助沿海工厂内迁，银行界还是有过良好的合作历史的。

不过，抗战又过了两年，通货膨胀愈发厉害，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许多银行采取了或者在内地购买黄金、美钞，或者带法币到香港换成外汇然后再转存到国外代理行账上去的办法以保存和增厚实力。对于在国内举办实业已经不太感兴趣。但一来因为有些工业还是很赚钱的，像酒精厂、烟厂、纺织厂，二来办厂也是给自己银行奠定一些“基本事业”，何况贷款给工厂，工厂可以把原料囤积起来，多少还是有利的。因此有地位的几家银行还是想支持一些工厂。这就包括了江浙帮的新通银行和内地川帮的成丰银行。

李达成先从四行、两局谈起：

“他们通过在香港抛出法币，换成美钞，存在香港或者转存到美国去。这一点，我们这一些私人银行是无法与他们竞争的。

“美国欧文银行、大通银行的朋友告诉我仅交通银行一家已经存进了一千万美元。”

抗战以后，国民政府借了英美贷款，都用来维持货币平稳，作为外汇平准基金，在黑市上无限制地买卖外汇。而买卖外汇都要经过中央银行批准，还要现金，商业银行既得不到这个权力，又没有法币现金，赶不上那些国家银行捣腾外汇买卖的能力。

他知道王仲远的新通银行也在套外汇，他们的做法是在上海把货物运到内地，卖出以后买成外汇划到香港。他们川帮地方银行力量不大，他很欣赏四行和江浙帮。转过脸来，他和王仲远谈起了办厂的事，他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不愿在王仲远面前示弱：

“仲翁，那个再办几间工厂的事，我们抓紧办起来吧？”

“那当然，我们联合起来办它几个厂，不信斗不过他们这种靠牌头吃饭的脓包。”王仲远很欣赏他的魄力，他也知道办工厂困难，但多少还有些利润，何况还可以搞点外汇。

王仲远兴辞告别，李达成送走了客人，想到当前的局势复杂，再办工厂不合适，为了保持银行的实力，还得多套些外汇。这些都得通盘筹划，还得请示一下老上级陈士衡长官的意见。他扭开了台灯，摊开了信纸，准备给正在重庆述职的陈士衡写封信。

二

那天，他们亲眼见到周恩来在街头卖《新华日报》。

一月的重庆，天常常是灰色的，早上浓雾笼罩着山城。鳞次栉比的大小楼房顺着山势一直蜿蜒到长江和嘉陵江边。灯光明灭，从高处往下看，宛如一匹受伤的野兽蹲伏在黑暗里。等到浓雾稍散，太阳露出了一丝影子，工厂的烟雾又升腾了起来，远近都是薄雾，天空像铅一般地沉重。

在七星岗到民生路的路，有一对青年男女在热烈地谈话，浓雾刚刚散去，空气里还弥漫着雾气。行人匆匆地走过，偶尔也有一两个人对他们投以漫不经心的一瞥。

“我看，这一定是他。”说这句话的是那个女青年，她穿着一般女青年最普通的装束，阴丹士林的旗袍，脚上是一双回力球鞋。她的身材苗条，两条辫子像蝉翼似的垂了下来，脸色娇红，有一双闪亮的眼睛，在她张大了眼睛的时候，闪烁着热情的火花。看模样，她大约有十八九岁。

男的年龄和她约摸相仿。他穿着蓝色的上衣和裤子。脸色苍白，露出沉静的笑容。听了他女伴的话，刘彤激动而充满了幸福地小声向余晓芳说：

“晓芳，你说得不错，今天我们见到的是他。”他机警地四下望了一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感情里了。

“多年来，就盼望能够见到他，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物。在虎狼横行的日子里，他堂堂正正毫不畏惧，在敌人的心脏里作战。”他沉重地叹了口气，“可惜，我们是在这么痛心的情况下见到了他。”

余晓芳眉宇开朗，脸上有股兴奋的潮红。“是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能够在今天见到周恩来先生，当我第一眼看到他时，看到他竟然在街头亲自卖《新华日报》，我简直惊呆了。”一瞬间她紧皱了眉头，偏过头来问刘彤：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定说的是叶挺将军。”

“对的，肯定是在说国民党又挑起了一场战争，所以，才说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他们又在进攻了。”说到他们时，他厌恶地扫视了一下周围。

上午11点了，重庆街头上，正是热闹的时候，他们漫步走来，已经到了夫子池一带。这是重庆的精华所在，行人熙来攘往，国泰电影院上演着好莱坞的电影，海报上一个女性的脸庞，淡淡地勾了一个轮廓，但却突出了鲜红的樱唇。上